

一百二十二面，第五行：

『離愛別怖，離怨會怖』，從這兩句開始。這是說的二十二種恐怖，這兩種都很容易懂。恩愛別離包括的範圍也非常之廣，不僅僅說人事，環境亦包括在其中。凡是你所喜歡的、所愛好的，在某些因緣之下不得不捨棄、不得不離開，這就叫做愛別離。愛別離當然不是我們所意願的，事情來了，或者這個事情沒有來的時候，想到這樁事情，心裡面免不了有憂悲恐怖，這叫做愛別離苦，八苦裡面叫愛別離苦。在佛法裡面，將這個事實的因緣都給我們說得清清楚楚，所謂有果必有因。我們在這一生裡面可以說飽嘗愛別離苦，為什麼原因我們要受這種苦報？一般人只能看到表面上的因素，而不曉得三世因果，果報通三世，有過去世的業因，這一生所受的果報。現前種種因素，實在講，是過去業因的增上緣而已，如果過去沒有這些業因，今天縱然有這些環境，還不會有這個果報。固然佛法裡面有講共業，共業當中有不共業，所謂共業當中有別業。這個道理，佛在《楞嚴經》裡面給我們講得很詳細。

我們要離苦，一定要修因，經上所舉這二十二種，可以說皆是差別的業報，當然各有差別因緣。可是觀音菩薩很巧妙，他教我們修一種法門就能夠離一切恐怖，這是實實在在不可思議。這一種法門，諸位必須要記住，觀音菩薩所修的法門是大悲門。大悲，這兩個字的含義，我們一定要清楚，悲是悲憫，憐憫一切眾生，救護一切眾生，成就一切眾生，這叫悲心。悲與慈常常是連起來講，慈悲。慈悲要加上大才能夠離一切苦，才能夠離一切恐怖。大很不容易，慈悲，慈悲心嚴格的說，權教菩薩都有，而我們凡夫不見得有，這是要懂得的。為什麼？慈悲是基於理智，絕沒有感情作用；凡是

帶著感情作用，不叫做慈悲。我們世間人講愛，或者講博愛、講仁愛，這是我們有的。一切眾生確實有仁愛，推己及人，有仁愛、有博愛，仁愛之擴大，這是博愛；可是沒有慈悲。為什麼？慈悲是從平等心裡面生的，我們凡夫沒有法子把別人跟自己看成一樣，完全平等，這是沒有的。只要有人我的差別，這裡面就沒有慈悲，這點的意思我們一定要懂。因此小乘的阿羅漢，辟支佛都沒有慈悲。如果說仁愛、博愛，那他們有，他們可以說是很具足，但是講到慈悲，他沒有，那就是心不平等。

講到大悲心，這就不是普通菩薩所有的，最低限度是要見了性的菩薩，明心見性。見性的菩薩，我們可以說大慈大悲。如果嚴格的講，大慈大悲是七地以上的菩薩，距離如來果地已經不太遠。他那個大，大到什麼程度？經裡面常講盡法界、盡虛空界、盡眾生界，而且是等慈，平等慈悲，對於菩薩、聲聞以及六道眾生一律平等，沒有說是厚此薄彼，這樣才能叫大慈。觀世音菩薩示現是在等覺的地位上，所以我們講觀音的大悲，應該是以等覺菩薩為標準。而在大乘佛法裡面所表法的，全是以等覺菩薩為當位代表。地藏菩薩代表的孝親尊師，也是以等覺為本位。觀世音菩薩的大慈大悲，文殊的大智，普賢的大行，統是以等覺為當位的表法。這裡是教給我們，我們學佛要向等覺菩薩看齊，要以等覺菩薩為榜樣，正是所謂取法乎上，我們要以第一標準作為我們的榜樣，才能夠離一切苦、離一切恐怖。這是經典裡面顯示離怖畏的妙法。

「離怨會怖」，就是離怨憎會，冤家對頭不願意碰到的，偏偏常見面。恩愛的，希望不要斷開，偏偏要別離。菩薩教給我們是總綱，但是每一種事情它的業因，我們一定要曉得，這個因素非常之複雜，佛在經裡面有舉出幾個例子，叫我們從這個例子裡面去推想。打獵的人，他造的這個因，就是叫那些鳥獸父子夫妻不能團聚，

正是破壞牠的家庭，令這些鳥獸時時生恐怖之心。他這一世打獵很自在，來世就要受愛別離的苦報，也要受怨憎會的恐怖，冤家總是要聚頭的。凡事都有因果，但是今天世人不相信因果，苦報只有天天增加、年年增加，不會減少的。

今年這個世界，你看最近幾天報紙上所登的，整個世界天然的災害、氣候的變化，很不正常。今天報紙上，剛才我又看到一樁是日本人預測的，大氣的染污，這些年來的統計，一年比一年嚴重，他們認為這是與氣候變化有很大的影響。這是對的，確實是如此，人為的災害。這個我們剛才講了，也不過是災難的增上緣而已。真正的業因是什麼？真正業因世人他不承認，給他講也不相信，深入佛法的人能懂得這個道理，佛法給我們講，在基本原理上說，萬法唯心，萬法唯識。昨天我們在《彌陀經疏鈔》裡面所見到的，觀音、普賢、文殊、彌勒這些大菩薩都是我們自性當中變現之物，所以才說「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」。外面的境界相從哪裡來的？是自性變現的。自己心是什麼沒有人曉得，佛法討論的是什麼？叫我們明瞭的是什麼？就是叫我們明瞭心。禪宗標榜的明心見性，這是佛教的宗旨。所以古德說「若人識得心」，假如這個人認識了真心，「大地無寸土」。一切萬法是唯心所變，因此能變的是心性，所變的是萬法，萬法隨心所轉，人心善，境界就善；人心險惡，這個境界也就險惡。

今天世界上的人比起過去任何一個時代人心要壞得多、要險惡得多，這些災難，這些果報，怎麼能夠免得了？佛法確實有救治的辦法，奈何人不相信。不但不相信，還一口咬定佛法是迷信，這個罪過造得就更大。佛教，迷，迷在哪裡？佛教我們修清淨心，心清淨境界就清淨，一切災害自然就化除了。這是從根本上的救治，一切恐怖自然遠離了。像《心經》，《心經》也是觀自在菩薩為主，

他老人家代佛所說的。《心經》說得簡單，這裡說得詳細。《心經》說：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經上只一句「度一切苦厄」，此地是一句擴展到二十二句，這二十二句是一切苦難的綱領，二十二類是教我們用智慧照了。照了了，心裡面就沒有妄念；不能用智慧照了，心裡面才有疑惑，有疑惑才起妄念。妄念對這個境界，境界無邊，妄念無邊，這個麻煩就來了，這才造成無量無邊的苦難畏怖。

所以整個佛法是建立在大智慧的基礎上。真正智慧不是知見，這是我們要曉得。所以《大般若經》裡面講，大般若翻成中國意思叫大智慧，《般若經》裡頭佛給我們說得很清楚，「般若無知」。可見得我們自己以為很聰明，我們有知、有見解，我們有智慧、有見解，這就錯了。有智慧是邪知，有見解是邪見，為什麼？智慧、見解染污了你的清淨心。六祖大師說得好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什麼叫塵埃？我有智慧，智慧就是塵埃；我有見解，見解就是塵埃。清淨心裡面沒有這些東西，這才叫真智慧。真智慧的心，心就像明鏡一樣，乾乾淨淨，一塵不染，一切萬象對著這個鏡子照得清清楚楚，所以說般若無知無所不知，它起作用的時候無所不知，它的本體乾乾淨淨一塵不染。所以佛教給我們，我們要修行，修的什麼？就是修的一個清淨心，心裡面乾乾淨淨一塵不染，就修這個。確實到一塵不染的地步，這就叫成佛，功德圓滿。所謂是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；若是有所得，有所得，又不清淨。

心清淨，自己生一念：我現在的心很清淨了。這一個念頭就是染污，你這個清淨心裡頭又落了一粒灰塵。心愈清淨，愈有受用；愈清淨，愈能照見一切事物的真相。真相明瞭了，你當然有適應的能力、有解決的本事，這才能達到離苦得樂的目標。離怨會，古德常說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」，這樣才能夠離怨憎會之苦。我們不與任

何人結冤仇，別人仇視我們，當然有因素，我們要想法子化解，萬萬不可以冤冤相報，懷恨在心，念念不捨，那個麻煩就大了。我們講最淺顯的，你要學佛，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的怨懟多了，你念念不捨，縱然阿彌陀佛來接引你：某人跟我還有過節，我還沒報復，現在還不能去，等我報了仇再去。哪有這種道理？這是講不通的。所以說一切怨懟都要把它捨掉，這是嚴重染污了清淨心。

下面有兩句，『離逼迫身怖，離逼迫心怖』，這兩種恐怖。這兩種是講的身心受到了迫害，這也是在所不免的。如果受到身心的迫害，我們懂得這個法門，勤修觀音法門，可以避免的。但避免，現在還要受，受的程度會減輕。一方面自己修學的力量，一方面也有菩薩加持的力量，所以可以能化解，可以能夠減輕。身心兩種苦，特別要重視在心苦。

『離憂悲愁歎怖』，「憂」是說心之苦。我們在五種受裡面苦樂憂喜捨，心之苦叫憂，悲愁嘆都是憂的相，憂苦的幾種現象。這個境界相裡面，當然是在生活上、在環境上是樣樣都不如意，在愁苦裡面度生涯，這是很可悲的事情。愈是在這個境界裡面，迷得愈深，惑障深重，他不能擺脫困苦的環境。這個憂悲愁嘆，不一定是說很貧窮，才每天過日子愁眉苦臉的；有些大富大貴的人家，他心裡也不自在，他的日子也不好過，可見得與貧富沒有關係。

我們讀古書，顏回很貧窮，所謂一簞食一瓢飲，在物質生活上他過的什麼生活，可是顏回絕沒有憂悲愁嘆。他的日子愉快得很，連孔老夫子都讚歎說「回也不改其樂」，可見得他的日子過得很快樂。他樂在哪裡？他樂在明道，樂在覺悟。由此可知，物質生活影響我們苦樂的感受不太大，離苦得樂是在精神上生活的提升，而精神生活一定要開悟。所以，凡是憂悲愁歎，一定是執迷不悟之人，很固執，很頑固，冥頑不靈，迷惑顛倒，才會有這個現象。這也是

念觀世音菩薩。但是諸位要記住，念觀世音菩薩或者念佛號，不是一味只是在那裡祈求菩薩保佑我，這又是迷惑顛倒。念佛菩薩的目的是要開悟，是要破迷開悟，悟了才能解決問題；迷惑顛倒，不能解決問題。

念菩薩是一種開悟的方法，所以它是方法而不是目的，我們念阿彌陀佛也是如此。你看念阿彌陀佛是方法，目的是在一心不亂。念觀世音菩薩也是方法，目的也是在一心不亂。唯有一心才能開悟，一心是定，因定開慧，智慧是從定當中生的。所以我們今天許多念佛、念觀音菩薩的，只一味盲目的崇拜，不知道這是個手段、是個方法達到一心不亂，不曉得。所以用散亂心去念，念的結果還是散亂心。結果所求，求不到，沒有感應：我念這麼多年，佛菩薩不靈，佛菩薩沒有照顧我，怨天尤人。諸位想，這錯到哪裡去了？怎麼會有感應？我們再想想，這二十二類的恐怖，佛菩薩叫我們遠離，用念佛的方法能不能離？能離。

在講這一章經之前，我也跟諸位說過，我們修觀音法門是第二階段的修行，第一個階段是地藏法門，沒有第一階段的基礎，第二階段不會有效果的。地藏菩薩教我們孝親尊師，我們有沒有做到？不孝父母，不尊師長，這種人哪裡有慈悲？不可能有慈悲。觀世音菩薩是教我們慈悲，而慈悲心是從孝心裡面生出來的，沒有根，哪有本？地藏是根，埋在地底下，看不見的。慈悲是本，佛法裡常說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慈悲是本。本是什麼？從根長的幹，這是本。長在地的上面看得見，一切枝葉都是從本長出來的。可是它要有根，它沒有根，哪來的本？我們念觀音菩薩，在家裡不曉得孝順父母，不知道尊敬師長，你的觀音菩薩念的就不靈。念觀音菩薩，一方面要求一心不亂，一方面要學慈悲一切，這樣才能感應道交。一心不亂能消業障，一切災難都可以消除，能消業。慈悲一切能

生福，本來沒有福報，福報都來了，為什麼來？因為慈悲一切，慈悲能生一切善法。

所以我們講消災，如何消災？一心就能消災，比什麼都靈驗。所以諸位要想消災免難，修什麼？修清淨心，修一心不亂。果然證得一心，不要說理一心，證得事一心，給諸位說，生死都沒有了。諸位想，生死都沒有了，還會有什麼災難？證得事一心的人，三界六道分段生死就沒有了，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沒有，事一心等於阿羅漢，講斷證的功夫，見思煩惱斷盡了，三界六道生死的業因沒有了。這是講的事一心，理一心的境界更高，更不必說。所以念佛、念菩薩的目標都要擺在一心不亂，換句話說，修的是什麼？清淨心而已。從清淨心裡面再生慈悲，這是修福，福慧雙修。

慈憫一切眾生，你有這個心，有心必定有行，一定有行為表現。行為是什麼？盡心盡力利益一切眾生，念念為一切眾生離苦得樂上著想。想不想自己？不想自己。為什麼不想自己？沒有自己，眾生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一切眾生。所以念一切眾生就是念自己，為一切眾生著想就是為自己著想。我們說捨己為人，世間人的知見，不是佛菩薩的知見。佛菩薩正知正見，沒有捨己，捨己為人是自他對立，佛菩薩沒有對立。這個道理，諸位研究唯識就曉得。所以唯識跟世間的哲學不能夠相提並論，不是一類的。世間哲學是有能有所，唯識裡頭沒有能所，而是什麼？自己研究自己。八識五十一心所，色法、不相應行法，乃至於無為法，全是自己，不是別人，所以不同於世間哲學。

我們今天研究唯識，為什麼得不到成就？是把唯識當作世間哲學來研究，有能有所，這才不得其門而入。不但唯識這一門不得其門而入，大乘佛法，可以說任何一門都不得其門而入，為什麼？你有人有我，有能有所。《金剛經》說得明明白白，「若菩薩有我相

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」。所以大乘佛法破了四相才能入門，八萬四千法門無論哪一個法門都要破四相才能入，不破四相不能入。淨土法門也是如此，什麼時候念到四相沒有了，才得一心。這是大乘佛法的門檻。方便有多門，八萬四千法門統統叫方便門。這些道理，如果我們要不明瞭，大乘佛法怎麼個修法？

念佛這個法門，是八萬四千法門裡面最直接、最簡單、最容易入道的一個法門，但是怎麼樣？我們不會用。實在講，不會用是不懂這個道理，人家用這個東西有效，成就一心不亂，用這個方法破了四相，破了四見；我們用這個方法，不但不能破，而且還增長知見，這就是我們錯用了功。人家念佛，心裡一起心一動念，馬上一句佛號。起心動念是過失，這句佛號是對治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才分人我，立刻就覺悟，錯了，一句阿彌陀佛把這人我念壓下去，這是念佛的作用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才有好惡之心，動了感情或者生喜歡的心，或者生厭惡之心，這個心才動，一句阿彌陀佛就把它壓下去。我們這個妄念無量無邊，就要用這句佛號去壓，久而久之，心裡面只有佛號沒有妄念，這叫事一心不亂，沒有妄念。什麼叫理一心不亂？這一句佛號也沒有了，那就是理一心不亂。就好像完全健康了，有病的人，這是凡夫，菩薩是會用藥治病，我雖然有病，沒有關係，到時候我吃藥，我還能維持到很健康；什麼時候藥也不要了，那完全健康了，完全恢復，所以藥也不要。一句阿彌陀佛，一句觀世音菩薩，是藥！藥是治病的，沒有病了，藥也不要。

所以禪宗「念佛一聲，漱口三天」，為什麼？他本來無一物，何必要念個佛，佛也是病。好好的人沒有病，吃什麼藥？那藥一吃的時候，反而吃出病出來，所以要懂這個道理。我們現在還有妄念，有妄念就必須要用藥來對治，這個藥是少不了的，要會用，要會對治。千萬不要在這裡頭又打個妄想，我一天念多少佛號，念少了



，心裡好難過：我今天念得太少了，我對不起佛菩薩，我又退步了。你不是在起妄想嗎？這樣搞法，諸位想想看，什麼時候你才能到一心不亂？這是製造困擾，增長迷惑。古人所謂定功課，那是訓練小學生、訓練幼稚園學生的辦法，克定功課，叫你這樣做，不是真正用功，都沒有上軌道。上了軌道就曉得，知道這個佛號的作用，是對治煩惱的、對治習氣的、對治妄念的，這樣才能叫我們達到一心，心地清淨，心淨則佛土淨。西方是淨土，清淨心與淨土才能感應道交；心不清淨，念佛念得再多，與淨土也不能起感應。你念得多是另外一樁事情，你心不清淨，這些道理我們一定要懂得。

憂悲愁歎，念佛人也免不了。剛才講，功夫用的不得力。這還算是好的，我們常常講，有慚愧心。還有些天天退轉，天天生惡念，他還很自在，還滿得意，那連憂悲愁歎還不如。念佛人覺得自己功夫不能長進，有憂悲愁歎，這還是慚愧心現前。但是慚愧心現前，應該要怎樣？要發憤精進不懈來對治。光是憂愁，光是悲歎，又有什麼用處？無濟於事，增長煩惱，是錯誤。所以曉得錯了，錯了，就要改過，就要精進。後悔跟疑慮都是佛教我們捨棄的，為什麼？都是一心的障礙。

底下一句，『離所求不得怖』。求不得的業因，非常的明顯，而且簡單：吝嗇。你吝財，你求財求不得；你吝法，求法有障礙。所以我們如果要想著所求如意，有求必應，我們要怎樣修法？要修布施，絕不可以吝嗇。凡是吝嗇的人，貪吝的人，無論他有什麼學問，有什麼本事，雄心大志，可以說他的成就有限。這是諸位要記住的，他成就有限。為什麼？慳吝之人，只知道有自己，不曉得有別人。建大功，立大業，要得到大眾的擁護，一個自私自利的人，如何能得大眾的擁護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諸位看看歷史上英雄豪傑做大事之人，哪一個不是慷慨大方！為了幫助朋友，傾家蕩產也在所

不惜，他能夠建大功、立大業。所以凡是慳吝，果報是所求不得。這就是教給我們，我們要離這個畏怖，一面求清淨心，求一心；一面要施捨，要布施。講到布施，佛法裡可以說最多，也說得最詳細，為什麼？就是布施這一個法門，能夠圓攝八萬四千行門。所以在菩薩行裡面列為第一，第一就是根本法。學大乘佛法的人不肯布施，那是什麼法他也學不成。施是有求必應的業因，求什麼，就能得什麼，這個根本的業因是在布施。

底下一句，『離大眾威德怖』。「大眾」，大庭廣眾之下生恐怖。怎麼說在大庭廣眾之下恐怖？這個平素看不出來，大庭廣眾之下請他到台上講幾句話，全身都發抖。在台下很自在，談笑風生，一上台真是手足無所措，兩個手不曉得怎麼放好，腳也不曉得怎麼站好。如果台下有些有地位、有學問的，那更慌，說話也打哆嗦，這就是大眾威德的恐怖。像這種情形，我們看到很多。要離大眾威德的恐怖，佛法裡面，我們剛剛《大智度論》裡面講過「四無畏」，四無畏，四無礙智，就是「離大眾威德怖」，入眾沒有恐怖。四無畏裡面我們要記住，我們應當要學習，第一個是一切智，要成就智慧，沒智慧，這才恐怖；第二個要斷煩惱。這兩條非常重要，斷煩惱成就自己的德行，一切智能應付一切問題，四無畏是前面兩種為主。而四無畏、四辯才，菩薩也有，不是不共法，共法，乃至於十力，這我們都念過的，十種智力。四無畏，四無辯才，菩薩也有。十八不共法，那菩薩才沒有，唯有佛有，菩薩沒有，不共，菩薩沒有。四無畏是共菩薩，菩薩有四無畏，這是我們應當要修學的。

四無畏裡面講，頂重要的還是斷煩惱，煩惱斷了，才能成就一切智。不斷煩惱，心不清淨，心不自在，根本智不能現前。根本智一定是煩惱斷盡，心地清淨，才顯現出根本智。由此可知，念佛就是斷煩惱的妙法。煩惱一生，煩惱就是念頭，諸位要知道這個，不

是心裡不高興叫煩惱，起心動念都是煩惱，一切境界裡面一起心一動念都是煩惱。所以古人教給我們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覺是什麼？就用佛法來對治。我們在境界裡起心動念，立刻提起佛號，就是念頭轉變，轉變為佛號。這個方法就是以一念，佛號這一念，止息一切念，取代一切妄念，使一切念歸到一念，這就叫一心不亂。剛才給諸位講事一心不亂，最後到這一念亦無了，這就是理一心不亂。我們要會用這個功夫，這才能成就，比阿羅漢天上人間七番生死，斷見思惑要高明得太多了。

諸位果然善用念佛這個方法，一生能成就。用阿羅漢那些方法，用三十七道品，苦集滅道四諦法，要天上人間七番生死，那費事大了，才能把見思斷掉。所以大乘，大乘是明理，小乘不明理，不懂這個道理，用方法去修，雖然也能修成，路子很遙遠，很曲折迂迴。大乘是明理，直截了當，單刀直入，快刀斬亂麻的方法，一生就能成就。但是大乘最難的在哪裡？難的是明理，這些道理你跟小乘人講，他不相信。所以我們中國大乘佛法，南洋小乘佛教，他不肯接受，他不相信，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，做不到。這就是他不曉得這個理論，智慧淺。大乘佛法信解行證，先要求解，理論要不透徹，那個方法你就用得不得當，因此也很難收到效果。理論透徹，方法才能運用得很適當。

《四十華嚴》，我們念的這部經，就是善財童子做一個榜樣給我們看，把大乘佛法裡面所講的理論與方法，運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。生活就是大乘的理論、就是大乘的方法融合而為一，所以才叫做事事無礙。五十三參顯示的是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而我們現在所學的是什麼？理事有障礙，事事有障礙。這個佛法學了什麼？叫枯燥無味，這裡面才生疑惑、才生煩惱，造成種種障礙。追究其原因，都是沒有正確的理解經義，道理沒有正確的理解，造成許許

多多不必要的誤會。所以佛法，從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起，你看他教學的重點，完全擺在講解上。理論必須要講解，不講解，理論怎麼會明白？理論講解明白，修行在個人，你自己都會了，所以各個人有成就。

佛法傳到中國來，歷代祖師也是重視在講解。歷代講解這些著書，如果全部保留到今天，我相信我們現在《大藏經》的分量再加上一百倍，恐怕還不止。為什麼今天只保留這些？這一點諸位要曉得，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，韓愈的文章做得好，我們今天看到韓昌黎的《全集》，試問問，韓愈一生寫的文章是不是全都收在裡面？十分之一，如何呢？韓愈一生十篇文章，就保留一篇下來嗎？不可能！百篇、千篇才選那一篇最好的，這一篇可以流傳到後世。看看寫的，這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這不要，都是挑剔的精華。那些歷代講經註疏註解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？當時印刷不發達，版一個字一個字雕出來的，成本非常之高，所以不是最好的東西都把它淘汰掉，剩下這一點，千篇、萬篇裡面去精選，選出來的。像這些道理我們都應該要明瞭，是精選，是經過大家看過，經過公認的，好，這應當留下來。要是印刷術像今天這樣發達，這麼方便，全部保留下來，那這個《大藏經》，在我想像當中應當是有一百倍，比現在要多一百倍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這是最保守的估計，一百篇裡面選一篇，是最保守的估計，實際上，可能還不止。這也是提供我們作為參學的參考，我們要不著重在理解，那真是不得其門而入。

佛陀在世四十九年天天講經，歷代祖師也是天天講經，叢林寺廟裡面天天有講座，首座和尚分座講經，不止一個講堂。首座和尚就是等於教授一樣的，住持就好比校長，寺院是堂口，堂口就是講堂，就是一個獨立的講座。寺廟人住得多，喜歡修哪個法門，有哪個法師在主講；如果說這個寺院沒有講經，那試問問他修什麼？禪

宗不講經，天天講開示。念佛堂不講經，也天天講開示。六祖大師三十七年的教學，講多少東西！今天我們看《壇經》薄薄的一本，語錄裡頭的精選，不是三十七年就重複講這些東西，不是的，是精選，等於說他那個裡面句句話都是題目，每一句話都可以講幾十個鐘點、幾百個鐘點，都可以照那個題目去做。六祖大師那個時候，連木刻版本都沒有，那個時候流傳要靠手寫、手抄。中國有這個木刻的書，從宋朝才開始，唐朝時候還沒有，所以寫一部書多不容易。

這是講到四無畏，一定要修學、要講學。我們現在佛教之衰，衰在我們有一個觀念，這個觀念是很大的錯誤，不重視學術，不重視教義，而誤會什麼？我們有修行就行了，不要緊。實在是什麼？是自己恐懼理太深，沒有法子解。沒有法子解，要求！沒有法子，算了，根本就不求，太深了。太深，我不要，我念佛就好了。實際上，佛也念歪了，不能對治。這樣才把佛教給糟蹋掉了，把佛教給毀滅掉，這是我們要深深反省。

末後這一句，『離流轉惡趣怖』。這就是六道生死輪迴，這也是二十二種恐怖裡面最重的一種，這是從果上講。因上講是第一句，第一句是「離險道怖」，那是造因。這個地方「流轉惡趣」是果報，就是三界六道生死輪迴。我們想到輪迴之可怖之可怕，就應當要發心捨離，不是離不了，能離得了，也不是說一生做不到，我們這一生你只要懂理論、懂方法，這一生決定可以做得得到。好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